

伊藤潤二

剖析的恐怖漫畫觀

無限增生的恐怖少女，匪夷所思的怪誕劇情，日本知名恐怖漫畫大師伊藤潤二的作品曾化為多少少男、少女揮之不去的噩夢，他獨特細膩的手繪線條與精心雕琢的複雜畫面，營造出充滿壓迫感的恐怖美學，被讀者形容為「不只心理，連身體都會感到恐懼」。日前他為明年2月6日至26日於PMQ元創方舉行的個展首次來港，分享創作意念和靈感來源之餘，亦使漫畫迷們得以一窺這位恐怖漫畫家的日常生活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香港作為「伊藤潤二恐怖美學體驗大展」的第二站，除保留於台灣展出過的經典作品《富江》、《至死不渝的愛》、《雙一》系列、《漩渦》等場景及大受歡迎的「人頭氣球恐怖拍照亭」外，還特別將《傀儡家族》場景擴大並新增以裝置藝術方式呈現《鬼巷》。同時，展覽還將結合影音與互動體驗，以AR擴增實境眼鏡結合專屬手機App，使從地毯長出來的富江、扭絞成漩渦的患難情侶，飄浮在天空中的人頭氣球等經典恐怖畫面「動起來」！

今年53歲的伊藤潤二雖然是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，但原來他對香港的初印象來自功夫巨星李小龍，也對李小龍在《猛龍過江》中的經典黃色運動裝造型印象深刻。他說：「走下飛機，坐巴士進入市區，我看到一路經過的山丘和高樓大廈，高低錯落非常有趣，就在看風景的過程中，慢慢開始有一些靈感蜂擁而出。」於是，便有了展覽中的「香港獨家專區」，將漫畫角色與香港街景結合，如特別為展覽所繪製的《人頭氣球》「番外篇」原畫手稿及正在策劃的帶有恐怖元素的富豪雪糕車。

解構恐怖漫畫角色

無論是恐怖主角，還是無辜犧牲者，伊藤潤二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美麗少女的設定，為什麼有這樣的設定？他表示，這與連載漫畫雜誌的市場有很大的關係，「在日本，恐怖漫畫的讀者有很大比例是女性，所以把故事主角設定為女性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就連大前輩樺圖一雄也是如此。大家也都喜歡看漂亮的少女對吧？」他反問道。

人人身邊都有個「富江」。回想起伊藤的作品，揮之不去的總是那個不斷被情人分屍卻能再生繁殖的美麗少女富江。原來在他心裡，富江其實可能是每個人身邊都有的那種漂亮但性格很差的女生，「這樣的女生只要有一個都非常令人受不了，但如果這樣的人會一直增生，那不是更恐怖嗎？」他又笑着補充說：「當然，如果是性格好又漂亮的女生，當然就另當別論了。」

人頭氣球避無可避

《人頭氣球》故事雖是短篇，但卻將創意構想和詭譎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，「全城皆殺」的結局也令人無比震撼，不禁問伊藤，人頭氣球有躲避的方法嗎？「沒有任何躲避的方法！

包括這次展覽中，我特別畫的以香港街道為背景的番外篇，也同樣沒有躲避的方法。」不過，他隨即又表示其實這個故事也並沒有什麼反映社會黑暗面的寓意，就像他認為人從本源上講也沒有善惡之分一樣。

認受殘酷童話影響

每個童話都有殘酷的一面。在最新出版的漫畫合集中，見到伊藤畫了《白雪公主》的故事，恐怖漫畫家也愛看童話嗎？他答道：「如果大家有機會讀到原始的格林童話，就會發現格林童話中其實充滿了很多殘酷的情節，包括白雪公主的原始故事也有很多種說法，我想，我或多或少都有受到殘酷童話的一些影響吧。」

縱觀伊藤的作品就會發現，一個人物正常或不正常，通常可以從眼睛分辨出來。在他看來，眼睛絕對是最重要的key point，在畫的時候也運用了多種技巧，像是把眼睛畫小一點，眼睛周圍做一些特別的效果，或者讓眼神無法對焦……「類似這樣的效果都可以呈現一個人的精神狀態是否OK。同時，在畫漫畫時，我通常還會搭配上

其他的變化，像是眉毛與嘴巴的表情，還有肢體動作，這些都會強化漫畫的表現效果。」

靈感多來源於夢境

原來恐怖漫畫不只會使讀者發噩夢，伊藤本人從小到大也常夢到一些恐怖畫面，但這些畫面反而成為他創作的寶貴靈感，例如《人頭氣球》的故事便是從夢中延伸出來的。夢的原始版本是這樣的：「空曠荒廢的空地上，我遠遠看到用土做的娃娃懸在空中。而當娃娃飄到面前的時候，我才看到娃娃頭的下面不是身體，而是一條搖蕩的繩子，飄過來彷彿要將我的頭吊走……」相比之下，他最近做的一個噩夢則要「溫和」得多——夢到螳螂爬到腳邊，於是抬腳把牠踩到支離破碎……

「與夢境相反，現實生活中我並沒有經歷過靈異事件，家中擺有幾件蜘蛛和蛇的模型，也不是我的而是我太太的。如果有機會，我反而希望可以撞鬼或者看到妖怪，而現在，我暫時只能將自己想要遇到的場面預先畫出來。」如他所述，恐怖漫畫家的日常生活其實和每個差不多年紀的居家男人一樣，吃早餐時看報紙，接送女兒上學放學，看她們做功課，哄她們睡覺……唯一的不同是夜晚10時會開始創作，直到凌晨兩三時去睡覺。「啊，生活中最討厭的事就是要參加社區委員會，我被分配到了消防隊，每個月都要開一次大會，還要訓練、學救護方法、進行防災演習……這些瑣事打擾了我的創作。」

改編作品添加恐怖

從第一本漫畫到現在，伊藤潤二承認自己的風格並沒有太多改變，「但我想技巧是一直在進步的。最近我慢慢開始嘗試用電腦作畫，在《自選集》中第一次嘗試全篇用電腦繪製，目前還不是很習慣，像是要畫很長的線（如電線杆）的時候，還是覺得不夠好……應該需要更多練習吧。」

漫畫大師的創作生涯中有過過瓶頸期嗎？「如果有話，大概是因為現在我有了家庭，生活太幸福，所以在恐怖故事的創作上好像『和緩』了一點。雖然我還是很希望可以畫原創的短篇恐怖故事，但我現在也接受編輯建議，繪製一些改編作品，並且在裡面加入我自己的恐怖元素，像是之前出版過的《科學怪人》和《憂國的拉斯普京》。」同時他透露自己目前正在繪製改編太宰治的《人間失格》，讓人不由開始好奇而又期待經他改編後的新作品。



■伊藤潤二溫文爾雅，一點都不恐怖。 陳敏娜 攝

伊藤潤二恐怖美學體驗大展
門票：\$200
網址：www.facebook.com/itojunjitaivan



■觀眾用AR擴增實境眼鏡，可看到畫面「動起來」。 陳敏娜

承先啟後 影響深遠

伊藤潤二被譽為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最重要的恐怖漫畫家，在日本恐怖漫畫界的影響承先啟後，上可承接70年代的樺圖一雄及古賀新一，其後影響無數恐怖漫畫家。早期他曾任職齒模技師，很容易手腳冰冷的他用手做齒模的速度並不像當時的同事們那麼快。而同一時間，他的漫畫逐漸受到肯定，在雜誌上連載的創作工作也逐步進入軌道，因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來畫漫畫，所以他便辭去技師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漫畫創作中。



■伊藤潤二惡《富江》打響名堂。

他猶記得出版第一本漫畫單行本時的心情，「那是朝日出版的靈少女系列《閣樓的長髮》，當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以膠印（Offset Printing）印出來的時候覺得很精細，跟漫畫周刊雜誌的印刷品質和紙質完全不同。看到自己的作品呈現得那麼漂亮，也讓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作品有價值。那時我還每天跑到家附近的書店去看銷售狀況！」他說。

80後張克純「攝」山水審視中國

張克純，一位來自中國四川的80後青年攝影家，透過拍攝山水和水來審視當下的中國。他日前攜藝術攝影新作《山水之間》來港，即日起於La Galerie畫廊展覽至11月6日。通過他的新作《山水之間》，我們可以看到各地高山和河流的獨特環境與生態，在幾乎一致的色調下，細小的人物處身於大環境之中，他以客觀而詩意的現實主義拍攝風格，試圖啟發和重建當代社會的視點與社會關注。

一直以來，山水都是中國人情思中最為厚重的載體，遊山玩水文化意識，以山為德、水為性的內在修為，咫尺天涯的視覺錯覺意識，一直成為演繹山水的主線。《山水之間》系列不僅在顏色方面與《北流活活》系列十分相似，構圖內的人物同樣被顯得非常細小，兩者就像是同一個系列的延續。雖都以山水為主題，但也因拍攝對象不同而被細分開來，張克純介紹說：「《北流活活》是以黃河為主線，我從山東入海口出發，一直拍攝到源頭。而2013年開始做的《山水之間》則是以點的發散方式，有些是我之前經過的地方再去過，有些則是看到吸引我的資料而專程前去拍攝。」

延續聚焦小人物

通過《山水之間》，不僅可以看到黃河四時不同的面貌，還可以看到安徽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西等地高山流水的獨特環境與生態，觀察山水間小人物的生活樂趣，無論是遊人如織的黃山，還是某地鮮為人知的河中小山，在他的相機下皆有不同面貌的呈現。「職業給了我訪山遊水的機緣，得以讓我重新審視當下的山水。時刻都處於高速變化中的中國，正沉浸在一片繁榮的興奮之中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作為普通人實在微不足道。在長年跋涉山水的過程中，我旨在尋找這些依舊與山水為伴的人們。而選擇只在陰天拍攝，因為這才是這裡的常態。」張克純如是說。

「一開始，我很少和拍攝對象溝通，最多只是拍前徵詢他的同意，如果對方不同意便作罷。這次因為要角色交換，所以多數會和他們聊天，多些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，像《游泳重慶》中的冬泳愛好者們告

■張克純個人很滿意身旁的《游泳重慶》。 張岳悅攝



訴我，他們會從上游出發游到下游，每天如此，而腳下站的『小島』則是必經的休息地。而《三峽裡的小龍舟》中的捕魚船家不斷拒絕了我很多次，但水中一人一舟的畫面實在太震撼，再三努力下他才終於答應我的要求。」置換的嘗試從黃河系列的一幅作品開始，逐漸延伸覆蓋到他幾乎每一張新作品中，「在拍攝時，我和我的拍攝對象互相交換，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，然後由那個和我互換的人按動快門。我相信，從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，從置身事外到身處其中，哪怕只是短暫的一瞬間，也可以帶給我足夠強烈和複雜的感受。」他說。

始終處於中間狀態

張克純初時曾從事設計工作，卻在日復一日重複的製圖中深感困惑，選擇拿起相機的他從兼職到全職，從人文紀實到純粹藝術，只是為了「解決自身的問題」。他曾受張承志的小說《北方的河》以及美國攝影師Alec Soth的攝影集《眠於密西西比》的影響，於2009年開始了《北流活活》的創作歷程，並以這個歷時五年創作的系列作品在阿爾勒攝影節上獲得「發現獎（Discovery Award）」，單作品曾在《時代周刊》、《BBC News》、《Telegraph Magazine》、《中國攝影》等媒體上刊登，也曾被多家國際知名的博物館以及個人收藏家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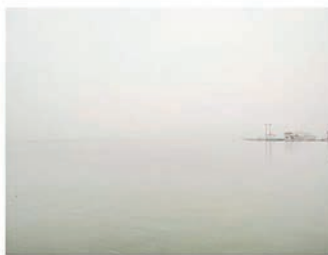
7年過去，自身的問題解決了嗎？他答道：「我喜歡不停在外行走的狀態，這個過程中心態常常產生變化，一開始也許是懷着浪漫的情懷，想要走出去看世界，但走到某一段路又可能變成了『苦旅』，想要暫時回家整理思緒。不停地行走，不停地解決問題，又不停地產生新的問題。我心懷期望上路，但完成期望並不是全部目的，只是希望自己始終處於在路上的這種中間狀態。」而另一方面，新作品對他來說也是過渡中的中間狀態，他表示自己不會固於一成不變的風格，不會永遠停留，也不會永遠在路上，「未來充滿不確定性，我也在不斷的實驗之中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■作品《江邊喝茶的人》。



■《三峽裡的小龍舟》。



■張克純拿着portfolio，解釋其作品。 張岳悅 攝

